

作家房偉最新中短篇小說集《小陶然》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聚焦現實生活中的情感，描畫不同人物的人生軌跡，敏銳地體察現實人生的百般滋味。房偉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陶然」是一種生活與生命的態度。「面對劇烈社會轉型，中國人的情感狀態受到了巨大衝擊。我想寫出普通的中國人情感狀態及他們的危機應對。這裏有悲觀失望，也有熱情和勇氣。」房偉希望從中找到一種精神力量和希望之光，那就是「坦然面對，勇敢前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房偉是文學博士，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有着「學者」背景。他曾於《收穫》、《十月》、《當代》、《花城》、《天涯》等刊發表小說數十篇，也數十次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等刊轉載，小說曾多次入選中國小說排行榜。他著有學術著作《王小波傳》等，也著有長篇小說《英雄時代》、《血色莫扎特》，小說集《蠶舌師》等，曾獲得茅盾文學新人獎、汪曾祺文學獎、百花文學獎、紫金山文學獎等。



◆作家房偉 受訪者供圖

房偉：以「陶然」之態呈現情感百態

廣泛介入生活，這考驗的是一個作家的「現實」感受力。「如果作家不接觸抖音、小紅書這類短視頻，很難了解網絡社會在當下的狀態。」房偉很注重鍛煉「感同身受」的現實主義寫作能力。有的作家更注重「寫自我」，不太重視甚至忽視「寫別人」，在房偉看來，這是有問題的。最好的狀態應該是將「寫自我」與「寫他者」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有比較廣闊的現實度和針對性。

不斷拓展寫作容量

房偉曾經表示，他喜歡無拘無束地寫作，有了思考和感悟，就想著將之轉化為文字。然而這種「無拘無束地寫作」也是在他獲得教授職稱之後才開始的。房偉出生在山東，讀書也在山東，是地地道道的「山東土著」，直到因工作調動來到蘇州，沒有了職稱壓力，才開始「宣洩」自己的寫作慾望。房偉自稱是「北人南渡」，「江蘇豐沛的文氣和較好的文學扶持，激活了我的創作靈感，那時我也解決了職稱，有相對寬鬆的心態面對創作相關的問題。」

他2016年開始寫小說時最先寫的是歷史題材小說，「因為自己做研究的緣故，接觸了很多史料，相對而言比較好上手，但其實難度很大，不僅要大量看史料，也要進行很多麻煩的規避，還要用精巧的故

事進行解釋。」當他寫完了「戰爭系列」的二十個短篇小說，有朋友關心他說，還要繼續寫這方面的的小說嗎？房偉說自己明白朋友的想法，「他是怕我陷在戰爭題材之中，把路子走得窄了。」於是他寫《小陶然》這一組有關現實的小說，「一方面是擔心總寫歷史題材，自己的視野有局限。」特別是頂着「學院派作家」的帽子，路子容易越走越窄；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識鍛煉文筆，讓寫作題材、寫作手法、藝術思維，變得更豐富，更有容量。「我想，這二者之間，不存在優劣問題，而是互相結合，互相參照。」

不止這些，房偉計劃出版的還有一組「高校知識分子」系列小說，「主要寫當下高校教師與學生們的關係。」另外還計劃寫作「20世紀九十年代」背景的兩部長篇小說，也是他202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血色莫扎特》的「姊妹篇」，繼續記述70後一代人的生命體驗和人生感受。

而他也並沒有放棄與自己研究領域相關的寫作，「作家之死」系列小說正在計劃出版中。他選取了包括魯迅、郁達夫、張愛玲、王小波、張資平等9位現當代作家的故事，「有的作家，我着重關注他的死亡事件，比如，郁達夫命喪蘇門答臘事件。而有的作家，我會將『作家死亡』當作切入點來看待，寫出更有想像力的小說。」

超越「學者小說」的局限

房偉平時生活較忙碌，「讀書、教書、寫作，也經常出去田野考察。目前，我就在太湖島嶼進行文

化考察，出來快一個月了。」「持之以恆地認真努力，也許是一個基本要求吧。現在吸引人分心的東西太多，時間一旦被零碎化了，被娛樂佔領了，就很難集中力量去幹點事。」

為了保證效率，不論是作為學者還是作家，房偉都會做計劃書。「我在讀研之前，曾在國企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那時工作壓力大，但還想讀書和寫東西，因此就努力讓自己養成有計劃的習慣。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現在，讓我終生受益。」雖然計劃趕不上變化，但一個月開始總要有些規劃，結束時再進行評估。這樣才能對自己有一個比較高效的把握。」

現在資訊發達，「值得讀的書越來越多，我們的時間卻越來越少，」而「讀書」是做學問和寫作的基礎。房偉作為學者「闖入」作家圈，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平衡這兩者關係。在房偉看來，這牽扯到「思維轉換」和「現實體驗」問題。高校出來的學者作家，容易帶有「學者腔」，這其實是一種「理性的虛妄」。文學創作，首先是感性體驗與表達，理性的思考，要服膺於文學審美。他以錢鍾書為例，認為錢鍾書雖然寫了《圍城》，但很反對「學人詩」，也反對「學者小說」提法。但是，另一方面，「學者小說」也的確形成了類型特徵，特別是寫知識分子生活圈子、知識分子情感體驗、知識分子感興趣的哲學問題等。因此，「學者小說」有它的特殊存在價值。對於房偉來說，真正的好作家，應該超越這個範疇局限，寫出普遍人性和普遍生存意義上的小說。「比如，庫切、哈金、馬家輝和大江健三部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都在高校任教，但我們很難將他們的作品，用『學者小說』來概括。」

飛髮

作者：葛亮
出版：香港三聯出版社



本書收錄三篇小說，娓娓道來匠人歷盡時代更迭的生命記憶。一唱三嘆，空間跨越三地，由嶺南、江南至西南，時間則由當代溯至西南聯大時期。《飛髮》着眼粵滬兩派理髮業的競爭與興衰、父子之間的對峙與和解，勾勒出廣袤的香港歷史圖景；《書匠》呈現兩地古籍修復師各自際遇的起伏，「不遇良工，寧存故物」，以手藝渡人而渡己的人生；《瓦貓》講述四代陶藝師家族製作神獸瓦貓的背後，工匠精神與知識分子傳統彼此輝映的傳奇故事……

故宮日曆·2023·漢英對照版

主編：陳麗華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故宮日曆》由北京故宮博物院出品，以國寶日讀的理念，承載文化、記錄時光，見證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渾厚和綿長。從2009年至今連續出版了13年，《故宮日曆》已走進無數人心中，成為傳世收藏、年節饋贈的不二之選。2023年是癸卯年，生肖兔。2023年版《故宮日曆》在故宮博物院藏品中精選與兔以及「龍鳳呈祥」清代皇帝大婚主題相關的豐富文物加以呈現，包括青銅器、玉器、陶瓷、繪畫、服飾、擺件等，每日一張文物圖，讓文物自己講話。文物圖下配以簡明的漢英文字說明，讓觀者在閱讀和欣賞中與古物對話，拓寬文博歷史知識。日曆每頁都有留白，可自由書寫，記錄日常點滴和心情隨筆，既是實用的日曆，又是可留存的手賬。

夜空穿透傷

作者：王鷗行
譯者：何穎怡
出版：時報文化



史上最年輕艾略特獎得主王鷗行首本得獎詩集。本詩集收錄三十五首詩作，其中詩作核心關於自我。詩人書寫自身的情感和身體經歷，從越南家族的戰爭創傷，與母親移民美國的生活經驗，酷兒身份認同的啟蒙，在遍歷劇變中悠然訴說起愛與失落、悲傷、記憶和慾望。深刻的主题，句句擲地有聲。傷痛宛如子彈，擊穿他的身體，像夜空透出間隙之光，讓世人看見漆黑中活下來寫字的人。每當指尖翻動書頁，心會一次次被觸動。

海之聲

作者：辛西亞·巴內特
譯者：吳莉君
出版：臉譜出版社



自人類黎明之初，貝殼就是最受垂青與收藏的大自然造物。它們是硬幣出現之前的貨幣，寶石出現之前的珠寶，畫布出現之前的藝術。本書由知名環境作家辛西亞·巴內特結合文化史與科學研究，追溯我們長期對海貝的熱愛，以及製造這些海貝的軟體動物的隱密生活。從一度在北美崛起的貝殼大城，到馬爾地夫的海水暖化警告以及迦納的奴隸城堡，巴內特為世上最具代表性貝殼製造出令人難忘的描述。她從孩提時代的好奇開始，漸次鋪展出各種驚人的歷史，例如殼牌家族企業如何靠著進口貝殼發跡；並描繪出貝殼製成製造它們的軟體動物正在向科學家提出海洋暖化與酸化的警告。

尋味東西

作者：扶霞·鄧洛普
譯者：何雨伽
出版：麥田



西方人對中菜有哪些誤解？吃慣中菜的人對西餐又有哪些成見？在一個西方人眼中，中菜有哪些嚇煞人的暗黑料理以及有趣的不傳之秘？吃貴中西的英國美食作家扶霞，在劍橋及倫敦大學畢業後，曾到四川成都學藝川菜，遍訪海峽兩岸。她的暢銷書《魚翅與花膠》，成功地穿越中西飲食文化差異，得到多項美食寫作大獎。她還以英文書寫過正宗道地的中式川菜、湘菜與家常菜譜等，堪稱「最了解中菜的西方人」。在這部美食文集中，扶霞要帶領我們穿越東西方的味覺藩籬，打破舌尖上的偏見。全書蒐羅了西東方美食的奇聞趣事，帶我們一起目擊她親自動手的料理大冒險，以及她對美食與文化差異的深刻領悟。扶霞的文字幽默機鋒、滿滿人間煙火氣，讀完如同帶領讀者的美食味蕾探索到從未開拓的領地。

暮色將盡，且聽風吟

書評

文：李夢

不久前在一次高鐵旅行時，一口氣讀完這本新近出版的《暮色將盡》。精裝小開本，文字溫暖熨帖又不失生動跳躍，是再理想不過的旅行讀物。乘車遠行時，暫時拋開工作俗務，是思考人生的好時候。恰此時有此書相伴，更添意味深長。

根據譯後記所述，譯者曾幷初初讀到英國知名女編輯戴安娜·阿西爾(Diana Athill, 1917-2019)的自傳，是十多年前。初見已歡喜，情不自禁翻譯成中文，發表在當時的《譯林》雜誌，近十年後由後浪出版社的編輯發現，以單行本出版，甫面世已是內地文青集聚的豆瓣網上的話題之作。看罷此書，我十分理解譯者「情不自禁」的緣由所在，因這實在是一次無比順滑且不乏刺激的閱讀體驗，恍若半杯甘醇落肚，愈久愈顯餘味不絕。近九十歲高齡的阿西爾在人生暮年，回首往事，將青年和中年時代對於愛情、友情、事業和婚育等問題的探索乃至曾面對的至深掙扎與糾葛一一坦坦道來，無意文飾，也毫不羞

赧，常常引得讀者尤其是正在經歷人生不同階段的女性讀者會心微笑繼而陷入沉思。

你或許不曾聽過阿西爾的名字，但絕不會不知道她曾經密切合作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作者：波伏娃、菲利浦·羅斯、瑪格麗特·阿德伍德，還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出版界，男性出版商和編輯往往擁有絕對話語權，如同阿西爾這樣有所成就的女性編輯本就不多，而像她這樣個性十足、敢於突破成見與陳規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她一生未婚，無子無女，數十年如一日租住在倫敦的舊式公寓中（直到七十多歲仍未能買到一套房子），但這並不妨礙她盡興享受生活的甘甜與苦楚：她不結婚生育卻並不拒絕性愛的美好；她盡心工作卻從不會讓自己背上升職加薪的負累。就像她本人所言，一株樹齡，我們儘管無法見到它長成參天大樹，但也不要低估觀察它一點點發出新葉的樂趣。

書中，阿西爾自謂自己這一生總共有兩件「最主要的憾事」，一是

內心深處有一個冷酷的點，二是懶惰。可我們通篇讀過《暮色將盡》後，不難發現作者並未以遺憾的筆法描摹所謂「憾事」，更多的是自嘲，以及與自己、與周遭和解之後的釋然。這讓我想到《查令十字街84號》的女主角海蓮·漢芙，同樣的絮絮叨叨、偶爾抱怨，同樣的幽默，也同樣的十足享受與書、與自己相伴的平凡日子。我想，若兩位奶奶有機會遇見，成為互相吐槽的好閨蜜也說不定呢。在這個奔忙勞碌的時代，四方八面的聲音都在強迫我們了解所謂優秀女性一定是上得廳堂又下得廚房，而阿西爾用她幾十年灑脫不羈的生活，默默給我們指出了避開成功學與鎂光燈的另一條幽僻小徑。那裏，或許沒有烈火烹油、鮮花着錦，卻不乏靈動、愜意和千金難買的自在與安然。

中國有句古詩，說的是人至暮年，登高遠望，發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而在阿西爾的故事裏，「只是」從來都要改為「儘管」才對。不少讀者看過此書後，都會忍不住感慨，要是能活成



《暮色將盡》
作者：戴安娜·阿西爾
譯者：曾嶸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阿西爾的樣子，該有多好。可是我猜，阿西爾更為期待的，是每一位讀過她故事的人們，不論男人還是女人，都能活成他們最喜歡、最自洽的樣子。